

# 語絲

期二十七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語絲社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國外全年再加郵費八角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 悼劉和珍楊德羣女士

林語堂

今日是星期日，稍得閒暇，很想拿起筆來，寫我這三天內心裏的沉痛，但只不知從何說起。因為三天以來，每日總是昏頭昏腦的表，面上奔走辦公，少有靜默之暇，思索一下，但是暗地裏已覺得是經過我有生以來最哀慟的一種經驗；或者一部分是因為我覺得劉楊二女士之死是在我們最痛恨之敵人手下，是代表我們死的，一部分是因為我暗中已感覺亡國之痛，女士之為國遭難，自秋瑾以來，這回算是第一次，而一部分是因為自我到女師大教書及辦事以來，劉女士是我最熟識而最佩服嘉許的學生之一（楊女士雖比較不深知也記得見過幾回面），合此種種理由使我覺得二女士之死不盡像單純的本校的損失，而像是個人的損失。

三月十八日即她死的早晨八時許，我還得了劉女士的電話，以學生自治會名義請我準停了課一天，因為她說恐怕開會須十一時才能開成，此後又恐怕還有遊行，下午一時大家趕不回來。我知道愛國運動，女子師範大學的學生素來最熱烈參加的，並非一班思想茅塞之女界所可比，又此回國民大會，純為對外，絕無危險，自應照准，還告訴她以後凡有請停課事件請從早接洽以便通知教員，不知道這就是同她說話的末一次了。到下午二時我因要開會到校，一聞耗即刻同許季蕒先生到國務院，而進門開棺頭一看已是劉女士之屍身，計前後相距不過三數小時。閉目一想，聲影猶存，早晨她熱心國事的神情猶可湧現吾想像間，但是她已經棄我們而逝了。

劉女士是全校同學欽愛的領袖，因為她的為人之和順，及對於校事之熱心，是全校同學異口同聲所稱贊的。功課上面，是很用工，是很想自求進益的一個人，看見他的筆記的人大都可以贊同，而且關於公益事宜尤其是克己耐苦，能幹有為，足稱為中國新女子而無愧。我

本知她是很有希望的一個人材，但是還不十分知道底細，到許季蕒先生對我詳述，才知她是十分精幹辦事靈敏的女子。上回女師大被章劉摧殘，所以能堅持抵抗，百折不餒而有今日者，實一大部分是劉女士之功，可稱為全學革命之領袖。處我們現今昏天黑地，國亡無日，政治社會思想都須根本改造的時期，這種熱心有為，能為女權運動領袖的材幹，是何等的稀少，何等的寶貴！

記得有一天很冰冷的晚上，到十時，劉女士才獨自一人提了一個極大的皮箱來我家裏。這是兩月前女師大演劇的第二天，是為還借用的衣服來的。因為到各家去分還，所以跑到這裏來已經時候很晚而十分疲倦了，但是她還是說『不彀』，仍舊笑容的談到前夜演劇的情況，個人的劬勞，好像全不在心上。我方明白女師大之所以能有奮鬥到底的成績，是因為有這種人材。

## 本日期錄

- 悼劉和珍楊德羣女士 林語堂
- 無花的薔薇之二 魯迅
- 關於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豈明
- 執政府大屠殺記 自清
- 我們的閒話 效廉

在我的書桌上，有一本劉女士的英文作文簿，是她死的前一日交來的，一直到現在總是不忍翻開看。今天毅然開看，最後一篇的題目是：

Social Life in the College 後記 Mar. 16. 19

就是她死前二天做的。劉女士每對自己的英文懊悔程度太差，以前曠課太多，其實一看她的英文倒是很流暢通順的。這一篇文中有很多可引起我們感嘆之語。很可以使我们知道她求學的心切，及上回因受摧殘而曠學之如何必不得已之事。裏頭有一段說（盡依原文，未改隻字）：

“It is said, the most happy day is the period of student I can't agree with it. I believe that here would never be any happy day in the world, and that the period of student is also trouble.

“For example, our school, Peking National Teachers' College for Women, has been always in disturbance, since I entered, I am afraid of recollecting the life of past in the college.

“Now our school being more comfortable than before, I am preparing to make myself quiet in studying. But it is heard, the new minister of education, Mr Ma Chun Wu, will be contriving to disturb the educational circle. The peaceful condition, as present time, will not be keep

(Keep by us O, how horrid it is!.....)

「人常說，學生時期為最快樂之日，但我不敢贊同。我相信世上永無快樂之日。而學生時期，亦多紛擾。

「譬如，吾校，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自從我進校以來即永未見甯日。我不敢回憶我在校過去的生活。

「現吾校已比較安靜，我正預備靜心求學。但是又風聞新教育總長馬君武氏又正在陰圖擾亂教育界。若今日之安寧，我們又不能享受了。啊這是何等可怕！」

從這一篇中就可知道劉女士求學的熱心及她受章士釗摧殘感覺的困苦。同時也可以看見她對於政治的諷見，遠在一喪家狗之文妖與名流之上。本學期創辦英文自修室，她就很高興的來預備努力研究，屢次來問我如何可以進步英文。我所應買的書如 Oxford Pocket Dictionary，她都很趕快就買來，不打算果真如她所預料，自章士釗馬君武講整頓學風「若今日之安寧情況，我們又不能享受了。啊，這是何等可怕！」

楊女士我雖然不深知，不能夠詳細表述，總也是女師大革命先烈之一。我希望有女師大同學能把她的生活較詳細的敘述出來。

劉楊二女士之死，同她們一生一樣，是死於與亡國官僚廝鬥大夫奮鬥之下，為全國女革

命之先烈。所以她們的死，於我們雖然不甘心，總是死的光榮，因此覺得她們雖然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愛。我們於傷心淚下之餘，應以此自慰，並繼續她們的工作。總不應在這亡國時期過一種糊塗生活。

十五，三，廿一日。

（二女士被難後之第三日）

### 無花的薔薇之二 魯迅

英國勃爾根貴族曰：「中國學生祇知閱英文報紙，而忘却孔子之教。英國之大敵，即此種極力咀咒帝國而幸災樂禍之學生。……中國為過激黨之最好活動場……」（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倫敦路透電。）

南京通信云：「基督教城中會堂聘金大教授某神學博士講演，中有謂孔子乃耶穌之信徒，因孔子喫睡時皆禱告上帝。當有聽眾……皆問何所據而云然；博士詰塞。時乃有教徒數人，突緊閉大門，聲言『發問者，乃蘇俄盧布買收來者。』當呼警捕之。……」（三月十一日國民公報。）

蘇俄的神真是廣大，竟能買收叔梁紇，使生孔子於耶穌之前，則「忘却孔子之教」和「質問何所據而云然」者，當然都受着盧布的驅使無疑了。

2

西澤教授曰：「聽說在『聯合戰線』中，關於我的流言特別多，並且據說我一個人每月可以領到三千元。『流言』是在口上流的，在紙上到也不大見。」（現代六十五。）

該教授去年是只聽到關於別人的流言的，却由他在紙上發表；據說今年却聽到關於自己的流言了，也由他在紙上發表。「一個人每月可以領到三千元」，實在特別荒唐，可見關於自己的「流言」，都不可信。但我以為關於別人的似乎倒是近理者居多。

3

據說「孤桐先生」下臺之後，他的什麼「甲寅」居然漸漸的有了活氣了。可見官是做不得的。

然而他又做了臨時執政府秘書長了，不知「甲寅」可仍然還有活氣？如果還有，官也還是做得的……。

4

已不是寫什麼「無花的薔薇」的時候了。雖然寫的多是刺，也還要些和平的心。現在，聽說北京城中，已經施行了大殺戮了。當我寫出上面這些無聊的文字的時候，正是許多青年受彈飲刃的時候。嗚呼，人和人的魂靈，是不相通的。

5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鎗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屠殺徒手請願，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數百人之多。還要下令，誣之曰「暴徒」！

如此殘虐險很的行爲，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薩克兵擊殺民衆的事，僅有一點相像。

6

中國只任虎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只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然而竟將他們虐殺了！

7

假如這樣的青年一殺就完，要知道屠殺者也決不是勝利者。

中國要和愛國者的滅亡一同滅亡。屠殺者雖然因爲積有金資，可以比較長久地養育子孫，然而必至的結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孫繩繩」又何足喜呢？滅亡自然較遲，但他們要住最不適於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礦洞的礦工，要操最下賤的生業……。

8

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屠殺者的意料

之外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9

以上都是空話。筆寫的，有什麼相干？實彈打出來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於墨寫的謊語，不醉於墨寫的輓歌；威力也壓牠不住，因爲牠已經騙不過，打不死了。

（三月十八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寫。）

### 關於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豈明

我是極缺少熱狂的人，但同時也頗缺少冷靜，這大約因爲神經衰弱的緣故，一遇見什麼刺激，便心思紛亂，不能思索更不必說要寫東西了。三月十八日下午我往燕大上課，到了四院時知道因外交請願停課，正想回家，就碰見許家鵬君受了傷逃回來，聽他報告執政府衛兵槍擊民衆的情形，自此以後，每天從記載談話中聽到的悲慘事實逐日增加，堆積在心上再也擺脫不開，簡直什麼事都不能做。到了現在已是殘殺後的第五日，大家切責段祺瑞賈德耀，期望國民軍的話都已說盡，且已覺得都是無

用的了，這倒使我能夠把心思收束一下，認定這五十多個被害的人都是自殺，交涉結果一定要比滬案壞得多，這在所謂國家主義流行的時代或者是當然的，所以我可以把徹底查辦這句夢話拋開，單獨關於這回遭難的死者說幾句感想到的話。——在首都大殘殺的後五日，能夠說這樣平心靜氣的話了，可見我的冷靜也還有一點哩。

二

我們對於死者的感想第一件自然是哀悼。

對於無論什麼死者我們都應當如此，何況是無辜被戕的青年男女。有的還是我們所教過的學生。我的哀感普通是從這三點出來，熟識與否還在其外，即一是死者之慘苦與恐怖，二是未完成的活之破壞，三是遺族之哀痛與損失。這回的死者在這三點上都可以說是極量的，所以我們哀悼之意也特別重于平常的吊唁。第二件則是惋惜。凡青年夭折無不可惜的，不過這回特別地可惜，因為病死還是天行而現在的戕害乃是人功。人功的毀壞青春并不一定是最可歎惜，只要是主者自己願意拋棄，而且去用以求得更大的東西，無論是戀愛或是自由。我前幾天在茶話十三心裏說，「中國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捨其生命，而又隨時隨地被奪其生命而所愛惜。」這回的數十青年以有用可貴的生命不自主地被毀於無聊的請願

裏，這是我所覺得太可惜的事。我常常獨自心裏這樣痴想，「倘若他們不死……」我實在幾次感到對於奇蹟的希望與要求，但是不幸在這個明亮的世界裏我們早知道奇蹟是不會出來的了。——我真深切地感得不能相信奇蹟的不幸來了。

這回執政府的大殘殺，不幸女師大的學生

有兩個當場被害。一位楊女士的尸首是在醫院裏，所以就搬回了；劉和珍女士是在執政府門口往外逃的時候被衛兵從後面用槍打死的，所以尸首是在執政府，而執政府不知怎地把這三十個親手打死的死體當作寶貝，輕易不肯給人拿去，女師大的職教員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十九晚纔算好容易運回校裏，安放在大禮堂中。第二天上午十時棺斂，我也去一看；真真萬幸我沒有見到傷痕或血衣，我只見用衾包裹好了的兩個人，只餘臉上用一層薄紗蒙著，隱約可以望見面貌，似乎都很安閑而莊嚴地沈睡著。劉女士是我這大半年來從宗帽胡同時代起所教的學生，所以很是面善，楊女士我是不認識的，但我見了她們兩位並排睡著，不禁覺得十分可哀，好像是看見我的妹子，——不，我的妹子如活著已是四十歲了，好像是我的現在的兩個女兒的姊姊死了似的，雖然她們沒有真的姊姊。當封棺的時候，在女同學出聲哭泣之

中，我陡然覺得空氣非常沈重，使大家呼吸有點困難，我見職教員中有鬚髮斑白的人此時也有老淚要流下來，雖然他的下頷骨亂動地想忍他住也不可能了。……

這是我昨天在京副發表的文章中之一節，但是關於劉楊二君的事我不想再寫了，所以抄了這篇「刊文」。

四

二十五日女師大要開追悼會，我胡亂做了一副輓聯送去，文曰，

「死了倒也罷了，若想不到二位有老母倚闥，親朋盼信。活著又怎麼著，無非多經幾番的槍聲驚耳，彈雨淋頭。」

殉難者全體追悼會是在二十三日，我在傍晚才知道，也做了一聯：

「赤化赤化，有些學界名流和新聞記者還在那裏誣陷。白死白死，所謂革命政府與帝國主義原是一樣東西。」

慚愧我總是「文字之國」的國民，只會以文字來記念死。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之後四日。

執政府大屠殺記

自清

三月十八是一個怎樣可怕的日子！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這個日子！

這一日，執政府的衛隊，大舉屠殺北京市民——十分之九是學生！死者四十餘人，傷者約二百人！這在北京是第一回大屠殺；在民國史上，只有從前趙爾豐的屠殺和去年五卅的屠殺，沙基的屠殺，可以與之相比。而趙爾豐的事，尤與這一回相合，因為都是「同胞的槍彈」，更令人切齒呀！趙爾豐的屠殺引起了辛亥的車命，這一回段祺瑞的屠殺將引起什麼呢？這要看我們的努力如何。總之，只有兩條路，一條是讓他接下去二次二次的屠殺，一條便是革命，沒有平穩的中道可行！況且我們得知道，段祺瑞更與趙爾豐不同，趙爾豐只是屠殺以快己意，段祺瑞卻是屠殺同胞以取媚於他的主子日本人的！我們更應早自為地；我們即使甘心被段祺瑞二次三次的屠殺，我們也決不日心拿我們活鮮鮮的生命，換取日本人的滿心高興呀！

這一次的屠殺，我也在場，幸而沒有出場時不曾遭着一顆彈子；請我的遠方的朋友們安心！第二天看報，覺得除一兩家報紙外，各報紀載多有與事實不符之處。究竟是訪聞失實，還是安着別的心眼兒，我可不得而知，也不願細論。我只說我當場眼見和後來耳聞的情形，請大家看看這陰慘慘的二十世紀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國——十九日京報所載幾位當場逃出的人的報告，頗是翔實，可以參看。

我先說遊行隊，我自天安門出發後，曾將遊行隊從頭至尾看了一回。全數約二千人；工人有兩隊，至多五十人；廣東外交代表團一隊，約十餘人；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一隊，約二三十人；留日歸國學生一隊，約二十人；其餘便都是北京的學生了，內有女學生三隊。拿木棍的並不多，而且都是學生，不過十餘人；工人拿木棍的，我不曾見。木棍約三尺長，一端削尖了，上貼書有口號的紙，做成旗幟的樣子。至於「有鐵釘的木棍」，我却不曾見！

我後來和清華學校的隊伍同行，在大隊的最後。我們到執政府前空場上時，大隊已散開在滿場了。這時府門前站着約莫兩百個衛隊，分兩邊排着；領章一律是紅地，上面「府衛」兩個黃銅字，確是執政府的衛隊。他們都背着槍，悠然的站着；毫無緊張的顏色。而且槍上不會上刺刀，更不顯出甚麼威武。這時有一個人爬在石獅子頭上照相。那邊府裏止面樓上，關于上伏滿了人，而且擁擠着，大約是看熱鬧的。在這一點上，執政府頗像尋常的人家，而不像堂堂的「執政府」了。照相的下了石獅子，南邊有了報告的聲音：「他們說是一個人沒有，我怎麼樣？」這大約已是五代表被拒以後了；我們因走來晚，故未知其事——但在這時以前，羣衆的嚷聲是伏沒有的。到這時才有一兩

處的喊聲了：「回去是不行的！」「吉兆胡同！」……忽然隊勢散動了，許多人紛紛往後退走；有人連聲大呼；大家不要走，沒有什麼事！」一面還揚起了手。我們清華隊的指揮也揚起手叫道：「清華的同學不要走，沒有事！」這其間，人稍稍聚攏，但立刻即又散開；清華的指揮第二次叫聲剛完，我看見衆人紛紛逃避時，一個衛隊已裝完了彈了！我趕忙向前跑了幾步，向一塔人旁邊睡下；但沒等我睡下，我的上面和後面各來了一個人，緊緊地挨着我。我不能動了，只好蜷曲着。

這時已聽到劈劈拍拍的槍聲；我生平是第一次聽槍聲，起初以為還是空槍呢。（這時已忘記了看見裝子彈的事）但一兩分鐘後，有鮮紅的熱血從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殺已在進行！這時並不害怕，只靜靜地注意自己的運命，其餘什麼都忘記。全場除劈拍的槍聲外，也是一片大靜默，絕無一些人聲；什麼「哭聲震天」，只是記者先生們的「想當然耳」罷了。我上面流血的那一位，雖滴滴地流着血，直到第一次槍聲稍歇，我們爬來逃走的時候，但也不則一聲。這正是死的襲來，沈默便是死的消息。事後想起，實在有些悚然。在我上面的不知是誰？我因為不能動轉，不能看見他；而且也想不到看他——我真是個自私的人！後來逃跑的時候，才又知道

掉在地下的我的帽子和我的頭上，也滴了許多血，全是他的！他足流了兩分鐘以上的血，都流在我身上；我想他總吃了大虧，願神保佑他平安！第一次鎗聲約經過四五分鐘，共放了好幾排鎗；司令的是用警笛，警笛一鳴，便是一排鎗，警笛一聲接着一聲，鎗聲就跟着密了，那警笛聲甚是悽厲，但有幾乎一定的節拍，足見司令者的從容！後來聽別的目睹者說，司令者那時還用指揮刀指示方向，總是向人多的地方射擊！又有目睹者說，那時執政府樓上還有人手舞足蹈地大樂呢！

我現在且緩敘第一次鎗聲稍歇後的事，且追述些開鎗時的情形。我們進場距開鎗時，至多四分鐘；這其間有照相，有報告，有一兩處的嚷聲，我都已說過了。我記得，我確實記得，最後的嚷聲距開鎗只有一分餘鐘；這時候，羣衆散而稍聚，稍聚而復紛散，鎗聲便開始了。這也是我說過的。但「稍聚」的時候，陣勢已散，而且大家存了觀望的心，頗多趨趨不前的，所謂「進攻」的事是決沒有的！至於第一次紛散之故，我想是大家看見衛隊從背上取下鎗來裝子彈而驚駭了；因為第二次紛散時，我已看見一個衛隊（其餘自然也如此，他們是以命令動作的）裝子彈了。在第一次紛散之前，羣衆與衛隊有何衝突，我沒有看見，不得而知。但後來據一個受傷的說，他看見有一部

人——有些是拿木棍的——想要衝進府去。這事我想來也是有的；不過這決不是衛隊開鎗的緣由，至多只是他們的藉口。他們的荷鎗挾彈與不上刺刀（故示鎮靜）與放羣衆自由入轅門內（便於射擊），都足表示他們「聚而殲旃」的決心，衝進去，不衝進去是沒有多大關係的。證以後來東門口的欄門射擊，更是顯明！原來先逃出的人，出東門時，以為總可得着生路，那知迎頭還有一枝兵，——據某一種報上說，是從吉兆胡同來的手鎗隊，不用說，自然也是殺人不眨眼的府衛隊了！——開鎗痛擊。那時前後都有鎗彈，人多門狹，前面的鎗又極近，死枕藉！這是事後一個學生告訴我的；他說他前後兩個人都死，他躲閃了一下，總算幸免。這種不容髮的死生之際，也夠人深長思了。

照這種情形，就是不在場的諸君，大約也不至於相信羣衆先以手鎗轟擊衛隊了吧。而且轟擊必有聲音，我站的地方，離開衛隊不過二十餘步，在第二次紛散之前，卻絕未聽到鎗聲。其實這只要看政府巧電的含糊其辭，也就夠證明了。至於所謂當場奪獲的手鎗，雖然像煞有介事地舉出號數，使人相信，但我總奇怪：奪獲的這些支手鎗，竟沒有一支曾經當場發過一響，以證明牠們自己的存在。——難道拿鎗的人都是些傻子麼？還有，現在很有人從容的問：「開鎗之前，有警告麼？」我現在只能

說，我看見的一個衛隊，他的鎗口是正對着我們的，不過那是剛裝完子彈的時候。而在我上面的那位可憐的朋友，他流血是在開鎗後約一兩分鐘時。我不知衛隊的第一排鎗是不是朝天放的，但即使是朝天放的，也不算是警告；因為未開鎗時，羣衆已經紛散，放一排朝天鎗（假定如此）後，第一次聽鎗聲的羣衆，當然是不會回來的了，（這不是一個人胆力的事，我們也無須假充硬漢）何用接二連三地放平鎗呢！即使怕一排鎗不夠驅散衆人，儘放朝天鎗好了，何用放平鎗呢！所以即使衛隊曾放了一排朝天鎗，也決不足做他們絲毫的辨解；況且還有後來的欄門痛擊呢，這難道還要問：「有無超過必要程度」？

第一次鎗聲稍歇後，我茫然地隨着衆人奔逃出去。我剛發腳的時候，便看見旁邊有兩個同伴已經躺下了！我來不及看清他們的面貌，只見前面一個，右乳部有一大塊殷紅的傷痕，我想他是不能活了！那紅色我永遠不忘記！同時還聽見一聲低緩的呻吟，想是另一位，那呻吟我也永遠不忘記！我不忍心他們身上跨過去，祇得繞了道彎着腰向前跑，覺得通身懈弛得很；後面來了一個人，立刻將我撞了一交。我爬了兩步，站起來仍是彎着腰跑。這時當路有一副金絲圓眼鏡，好好地直放着；又有兩架自行車，頗擋我們的路，大家都很難

地從上面踏過去。我不自主地跟着衆人向北躲入馬號裏。我們偃臥在東牆角的馬糞堆上。馬糞堆很高，有人想爬牆過去；牆外就是通路。我看着一個人站着，一個人正向他肩上升上去。我自己覺得決沒有越牆的氣力，便也不去看他們。而且裏面槍聲早又密了，我還得注意運命的轉變。這時聽見牆邊有人問：「是學生不是？」下文不知如何，我猜是牆外的兵問的。那兩個爬牆的人，我看見，似乎不是學生，我想他們或者得了兵的允許而下去了。若我猜的不大錯，從這一句簡單的問語裏，我們可以看出衛隊乃至政府對於學生海樣深的仇恨！而且可以看出，這一次的屠殺確是有意這樣「整頓學風」的！我後來知道，這時有幾個清華學生和我同在馬糞堆上。有一個告訴我，他旁邊有一位女學生曾喊他救命，但是他沒有法子，這真是可遺憾的事，她以後不知如何了！我們偃臥馬糞堆上，不過兩分點，忽然看見對面馬廄裏有一個拿着鎗，正裝好子彈，似乎就要向我們放。我們立刻起來，仍彎着腰逃走；這時場裏還有疏散的鎗聲，我們也顧不得了。走出馬號，就到了東門口。

這時鎗聲未歇，東門口擁塞得幾乎水洩不通。我隱約看見底下蜷縮地蹲着許多人，我們便推推搡搡，擁擠着，掙扎着，從他們身上踏上去。那時理性真失了作用，竟恬然不以爲怪

似的。我被擠得往後仰了幾回，終於只好竭全身之力，向前而進。在我前面的一個人，腦後大約被槍彈擦傷，汨汨地流着血；他也同樣地一歪一倒地掙扎着。但他一會兒便不見了，我想他是平安地下去了。我還在人堆上走。這個門是不安與危險的界線，是生死之門，故大家都不敢放鬆一步。這時希望充滿在我心裏；後面稀疏的彈子，倒覺不十分在意。前一次的奔逃，但求不即死而已，這回卻求生了；在人堆上的衆人，都積極地顯出生之努力。但仍是一味的靜；大家在這千鈞一髮的關頭，那有閒心情和閒工夫來說話呢？我努力的結果，終於從人堆滾了下來，我的運命這才算定了局，那時門口只贖兩個衛隊，在那兒閒談，微幸得很，手槍隊已不見了！後來知道門口人堆裏實在有些是死屍，就是被手槍隊當門打死的！現在想着死屍上越過的事，真是不寒而慄啊！

我真不中用，出了門口，一面走，一面只是喘息！後面有兩個女學生，有一個我真佩服她；她還能微笑着對她的同伴說：「他們也是中國人哪！」這令我慚愧了！我想人處這種境地，若能從怕的心情轉爲奮興的心情，才真是能救人的。若只一味的怕，「斯亦不足畏也已」！我呢，這回是由怕而歸於木木然，實是很可恥的！但我希望我的經驗能使我的胆力逐漸增大！這回在場中有兩件事很值得紀念：一

是清華同學章杰三君他現在已離開我們了！受傷倒地的時候，別的兩位同學冒着彈將他抬了出來；一是一位女學生曾經幫助兩個男學生脫險。這都是我後來知道的。這都是義俠的行爲，值得我們永遠敬佩的！

我和那兩個女學生出門沿着牆壁南而行。那時還有鎗聲，我極想躲入胡同裏，以免危險；她們大約也如此的，走不上幾步，便到了一個胡同口；我們便想拐彎進去。這時牆角上立着一個穿短衣的看閒的人，他向我們輕輕地說：「別進這個胡同！」我們莫名其妙地依從了他，走到第二個胡同進去；這才真脫險了！後來知道衛隊有搶劫的事（不僅報載，有人親見，）又有用鎗柄，木棍，大刀，打人，砍人的事，我想他們一定就在我們沒走進的那條胡同裏做那些事！感謝那位看閒的人！衛隊既在場內和門外放鎗，還覺殺的不痛快，更攔着路邀擊；其洩忿之道，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了！區區一條生命，在他們眼裏，正和一根草，一堆馬糞一般，是滿不在乎的，所以有些人雖幸免於鎗彈，仍是被木棍，鎗柄打傷，大刀砍傷；而魏士毅女士竟死於木棍之下，這真是永久的戰慄啊！據燕大的人說，魏女士是於逃出門時，被一個衛兵從後面用有楞的粗木棍兜兒頭一下，打得腦漿迸裂而死！我不知她出的是那一個門，我想大約是西門吧。因爲那天我在西直門的電

車上，遇見一個高工的學生；他告訴我，他從西門出來，共經過三道門，（就是海軍部的西轅門和陸軍部的東西轅門）每道門皆有衛隊用鎗柄，木棍和大刀向逃出的人猛烈地打擊。他的左臂被打好幾次，已不能動彈子。我的一位同事的兒子，後腦被打平了，現在已全然失了記憶；我猜也是木棍打的。受這種打擊而致重傷或死的，報紙上自然有記載；致輕傷的就無可稽考，但必不少。所以我想這次受傷的還不止二百人！衛隊不但打人，行劫，最可怕的是剝死人的衣服，無論男女，往往剝到只賸一條褲爲止：這只要看看前幾天世界日報的照相就知道。就是不談什麼「人道」，難道連國家的體統，「臨時執政」的面子都不顧了麼？段祺瑞，你自己想想吧！聽說事後執政政府乘人不知，已將死尸掩埋了些，以圖遮掩耳目。這是我的一個朋友從執政政府裏聽來的；若是的確，那一定將那扛得最血肉模糊的先掩埋了，免得激動人心。但一豈能盡掩天下耳目呢！我不知到現在，那天去執政政府的人還有失收的？若有，這個消息真是很可怕的！

這回的屠殺，死傷之多，過於五卅事件，而且是一同胞的鎗彈，「我們將何以問執別人之口！而是在首都的堂堂執政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殺之不足，繼之以搶劫，剝尸，這種種獸行，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卹，但我們

國民有比無臉的政府，又何以自容於世界！——這正是世界的恥辱呀！我們也想想吧！此事發生後，警察總監李鳴鍾匆匆來到執政政府，說，「死了這麼多人，叫我怎麼辦？」他這局外的說話，只覺得無善法以調停兩間而已。我們現在局中，不能如他的從容，我們也得問一問：

「死了這麼多人，我們該怎麼辦？」

屠殺後五日寫完。

### 我們的閒話

效廉

#### (三) 在茅廁上

▲在茅廁上拉屎，忽然有了些感想，也何妨將牠寫下來呢？

▲據說整頓學風的電報，是章士釗起了意，張之江署名發出的。這話如果確實，只是在章士釗原有的罪孽深重之上，添加了一層不自殞滅，可並不能替張之江洗刷於萬一。因爲惟其張之江是那麽個東西，所以章士釗才敢起好了稿叫他去簽名拍發。要不然，他何以不教起好了稿請我來簽名拍發呢？（這番話是一個朋友說的）

▲據說張之江因爲慘案發誓，有電報給賈德耀，說叫你整頓學風，並不叫你殺學生。若然這個電報是確實的，張之江就太沒有常識了。他難道還不知道所謂整頓學風也者，實

際就是個殺字代名詞麼？

▲姑無論整頓學風是件好事或壞事，總而言之你章士釗總不配。當初你與吳弱男弔膀子求婚，鬧得滿城風雨；然而今日之下，你竟搖身一變，像煞有介事起來了。

▲你發令嗾使軍警殺了人，若然拍拍胸膛直認，還不失爲鉄硬的硬屎橛；可又沒出息，要強辭抵賴，那真是臭婆娘屍縫裏的陰風還不如！

▲報上載着賈閣閣爲慘案要引咎辭職了。這大約是扭捏一番便了。如其真不幹，則繼任的國務總理，大約是章士釗了。那麼，教育總長或者就是「硬漢」，司法總長或者就是「佳士」，陸軍總長當然是老媽隊長劉百昭……而沈秘書長呢，那當然是親親熱熱口口聲聲叫孤桐先生的一位先生了。

▲不見夫李彥青平？章士釗所承之恩寵，固尤較此公（？）爲厚，其最後一刻，去今蓋猶甚遙遠也。

▲我也不想整頓學風，但是老婆不偷人，總還担保得住的。

▲然而章士釗整頓學風，亦太不爲親親熱熱口稱孤桐先生之一位先生地矣。蓋此公（此處並無？號，手民注意）今日之吊膀求婚，亦正是滿城風雨近重陽也。